

Hao² tok. yat. tch'áo.³
Journal de controverse.

série en 4 tomes

1872



MAISON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9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U-NORD MONTREAL, P. Q., CANADA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七

喻信德爲進修之根

見一張
凡二則

責不孝敬之罪

見二張

論奉教有三功

見二張

論勤奉 聖母之驗

見三張

論謙忍之德

見四張

論 聖母嘗懷

天主人當倣倣

見四張

喻聖人爲凡民之師

見五張

論慕 主心切始得見

主 見五張

論孝敬其先須存道意

見六張

論耐苦始獲真福

見七張
凡二則

論聖徒之德

見八張

論人重世賞而輕天賞

見八張

論主將升天何以爲獻

見九張

答有財者進天國之難

見九張

嘆以奉教勗兄弟而已則否

見十張

論聖神降臨

見十張
凡二則

論聖神七恩

見十二張
凡二則

論告解不速繇中不熱

見十三張

論過貴速改

見十三張

答 天主降生以共見聞者爲徵

見十四張
凡十一則

答 耶穌爲真 天主不可姑稱爲聖

見十七張

答 聖教東來不始自今日

見十八張

答 降生有像於昭事爲尤切

見十九張

答 佛老之教爲僭妄依傍而不可并容

見二十張
凡二則

答 釋教專事明心爲悞人第一義

見二十張

答 瞻禮痛解爲聖教極重之功

見二十一張

論審判時升天多寡之數

見二十二張凡二則

答人無死罪卽望升天國

見二十三張

答聽 主默啓亦人之功

見二十三張

論道意以淡薄爲尙

見二十四張

論進會之規

見二十四張

論神病需醫宜念家人

見二十五張

論人鮮認 主宜實指示

見二十六張

論人遇誕日祈毋負

主恩見二十六張

論勸人爲善亦且益已

見二十七張

喻靈魂重而肉軀輕

見二十七張

答多讀何如多行

見二十八張

論致命不易當存是志

見二十八張

論誨人以言不如以身

見二十九張

論 王罰一方有善亦可蒙赦

見二十九張

喻取衆美以成德

見三十張



金
山
抄
卷
之
七

口鐸日抄卷之七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允標其香彙記

張 廣明臯

溫陵

分錄

顏維聖爾宣

李嗣玄又玄

綏安

較訂

李鳳翔羽儀

吳懷古今生

武林

同訂

馮文昌硯祥

時十年丁丑春王正月、艾先生自蒲陽再入溫陵、廿
有七日、諸友畢會、先生謂衆曰、違教多時、諸子薰
修精進、毋容贅矣、譬之木焉、栽植不嘗見、亦日加
長矣、然有不能加長者、曷故、必根淺也、夫欲知其
根之淺深、視其葉之衰茂、蓋誠中形外、繇外可以
證內者、必然之理也、吾子奉教有年、工夫自知循
進、然于用功疎切、亦足覘信根之若何耳、

爾宣曰、旣云奉教、匪有不信、又云有年、信匪不切
矣、先生曰、信亦有不同、蓋今人所謂信、非可言信

也。僅可謂不疑耳。語之教旨如此而不疑。語之教旨如彼而不疑。至論真信。則有異焉。何也。人有夜行者。或告之曰。左係高山。右係深陵。一墮不可復救。其人懼甚。不敢疑也。迨東方已燦。豁然目睹。則大信矣。吾人之信。主也亦然。始之不疑。終之大信。及具信德之光。非深獲。主恩。正未易易也。

二月朔日。友有父子責善。以過激而干父怒者。先生聞而責之曰。此驕傲不孝敬之罪也。夫八子事親。有隱而無犯。禮則既言之矣。若不能和氣怡色。乃

言高語大。致貽親譴。是自視賢能。而父母之不已。若也。罪滋甚矣。是友聞言。不覺大慟。

初五王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奉教有三功。人克盡之。未有不獲。王寵者也。三功云何。一孝于王。一慈于人。一嚴于己。夫孝于王。王者事。天王一如

孝子之事父母也。愛慕之心多。若僮僕之事其家王也。敬畏之心多矣。今人肯以愛慕父母者。愛慕天王。并肯以敬畏家王者。敬畏天王。其爲王

之孝子忠臣。受寵寧淺鮮哉。慈于人者。夫人之責。

人未免用意之偏。苛于求備。非慈也。若慈母之責子。則隨責而隨憐之。責其過。未嘗藏其怒。雖極譴呵之心。無非極憐愛之心矣。責人如此。何謂非慈。嚴于已者。凡入之情。其責人也。重以周。責已也。輕以約。若真自治。則不然。朝夕省察。稍有愆尤。不容自恕。必夜計無憾。而後即安焉。苟能如是。而德不以日增。咎不日少。吾不信也。

廿五日、爲瞻禮 聖母日、先生又謂衆曰、勤奉 聖

母之驗、敝邦多有之、行實中亦不能殫記也、卽就

中邦而言、三山有王姓者、事 聖母甚虔、比疾篤、

告解者數矣、尙延不死、忽有執友自海外歸、聞而往視之、問其用功與否、曰、已遵教規矣、曰、前日一事、亦吐告得明乎、病者愕然、以爲不及憶也、友曰、失此不告、尙俟何候、急請鐸德陳之、遂安然而逝、比將終、口不能言、猶取筆書曰、感謝。 天主。聖母。

繇此觀之、夫人畢世勤修、若一罪未解、而身先死、着落正未知何所也、惟數日延留之、以俟其友之

提醒、謂非 聖母之洪恩、奚可哉。

越明日先生燕坐手經一帙中有聖人像爾宣以行
實請先生曰此近世聖君方濟薄曰亞也聖君棄
國進入做會諸德未易殫述姑就忍德一端言之
昔與同會友行教晚宿邸寓友患痰嗽偶唾中其
面聖君不言亦不拭越早唾迹尙存友見而請罪
聖君曰無傷也吾面不可容他美物惟當爲人唾
地不必訝也噫謙忍之德如是不惟不怒不言且
不着之意非大聖人其能若是乎。

廿九爲 聖母領報之日先生詔于衆曰子等勤事

聖母亦知其所以爲。聖母者乎。夫聖母之爲

聖母者、以其嘗懷。天王故也。天王未降生時、

嘗願爲。王之婢女、是以心懷也。及領報後、王

與爾偕、是以胎懷也。既降生矣、復以身懷。卽見其

容。聽其語。刻刻關情。無不以耳目懷也。然則欲事

聖母者、當深思。聖母之所愛者。謂何。所懷者。謂

何。能愛。聖母之所愛。懷。聖母之所懷。此正善

事。聖母亦善事吾。王者也。不受。天王聖母

之懷愛者鮮矣。

有頃諸友偶集先生又曰相彼羣鳥飛槍榆枋食
取泥草此地下之禽耳鳳凰則不然翱翔于千仞
之高飲啄乎上林之菓繒繳不能加腐鼠不足嚇
豈凡鳥所可並哉人亦如是夫人囿三仇之中者
皆地下人也非仰慕于天者也若聖人則非道富
貴不處非道貧賤不去朝夕兢惕以天爲歸故鳳
凰爲凡鳥之王聖人爲凡民之師

三月十有八日耶蘇復活瞻禮也先生曰吾主
復活之日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非主有私于

見不見也。人自見不見耳。昔吾主當受難後，瑪

大肋納同諸聖女愛慕深切，冀得一見，因蚤起造

墳拜謁，賫香而行。途中忽以墓前石障爲慮，然不

忍退轉，直趨墓所，而石門則已闕矣。內有天神語

之曰：耶穌已復活矣。盍往報諸門徒也。諸聖女

驚喜而回，獨瑪大肋納徘徊不能去，忽有呼其名。

而慰之者，則耶穌現身也。然則今日耶穌復

活之後，諸君亦有得見者乎？僉曰：固所願也。先生

曰：凡欲見吾主者，必須心存愛慕，夙興赴堂，于

彌撒中得瞻

聖體降臨。是雖不以形見。亦以神

見者也。否則懈惰而久不到堂。是無愛慕也。卽來而遲遲其行。是不能蚤起也。有爲世俗所羈。自諉不能者。是以石門疑阻也。故人之見主與不見。與見之或先或後。視瑪大肋納與諸聖女。則可以知之矣。

廿四日教友張瑪谷棄世。厥子延請數友。至家持誦。先生曰。今日之舉。爲道也。非爲世俗也。若一毫不能脫俗。則去道遠矣。幸夙往夙還。毋俾主人營懷。

也。衆友唯唯。徐談祭奠一事。先生曰。余觀中邦之禮。于親沒後。設遺像木主。虔供酒飯。此或人子如在之誠。然道味與孝情。須相兼爲妙也。近貴郡有教中友。于其親謝世。知牲牢祭品。與亡者形神無關也。只製一十字架。書亡者本名于旁。置座前。先念。每七日。雖備饌食。以待親戚。必先奉獻。主前誦降福飲食經。祈主賜祐。因轉施于人。以資隱福。此不失孝敬先人之誠。亦不失教中道意也。且張令公所著好怪事。中有一則云。人生前不敢坐。

受人拜。容奉一揖。卽趨承不暇。豈其死後。乃敢受老幼親疎。羣然羅拜乎。故十字架之設。于存歿均便也。又楚中李友者。圖已肖像。上畫聖號。祥雲捧之。而繪已肖像于旁。執念珠。佩聖匱。恭向聖號。且遺命其家人。凡子孫有奉教者。悉照昭穆之序。咸登斯圖。其不奉教者。非吾子孫。不得與斯圖矣。後有弔拜我者。如同我。恭奉上主也。如此。豈非道俗兩得。可通行而無碍者乎。

廿有六日。爲耶穌復活現慰。聖母之日。先生曰。

每見世人不能耐苦進堂叩一首、誦一經、輒求獲
吉。稍不如意、則以 大主爲不我公、不我慈也。豈
知履順于前者、未必獲福于後。夫不能耐苦者、必
不能受福者也。他未暇論、卽以今日瞻禮言之、當
吾 主受難時、百千痛苦、 聖母雖不以身受、盡

以心受之。如割之傷。比諸聖人聖女、千倍不啻也。
及 耶穌復活後、 聖母榮福之期、且未暇論、卽
就今日言之、 聖母方默想吾 主種種艱難、日

擊心酸。未嘗刻違。忽見滿室射光。 耶穌頓見夫

憂深者其喜必倍。苦極者其樂無窮。此時聖母歡忻之情。口舌亦難罄矣。人有遺金于道者。覓得之際。喜更甚于初得之日。然則聖母之喜情。又何以異是。

爾宣問曰。聖母乃主所鍾愛者。何不令其安閒處順。而故遭苦不勝乎。先生曰。不然。古聖有云。苦逆者。備天堂之價也。何也。人世貨殖。必以此地之所無者爲貴。若天堂之上。只有喜樂。而無苦逆。故爲主而受苦逆者。必爲天堂所貴也。人隨痛

苦之分量爲受榮樂之分量。苦愈多，價愈多矣。然則求升天之望者，奈何不爲主耐微苦也。

夏四月七日，宗徒聖雅歌伯瞻禮也。先生曰：昔聖雅歌伯生平不飲酒，不食肉，以酒肉過當皆傷德之斧，助慾之薪，寧斷絕之。且生平不浴，以浴身不如浴心也。身浴矣，心不浴，將如何。心苟浴矣，身不浴，無暇及也。今之人，豈無遇一齋期，而一肉不忍捨者乎。豈無一酌之酒，而不醉不休者乎。濯體濯足，豈無呼童捧盤，使婢執櫛，而日務外潔者乎。謹身

修道之士。吾未見其可也。聞聖徒之德。亦知所自勵矣。

又曰。今有試技勇者。懸千金爲賞。衆靡不豫養精力。屆期操弓躍馬。務拔幟而先登焉。何也。心有所冀也。至以天國爲賞。奚啻萬鎰。乃未見有奮志而直上焉。則惑矣。世賞視重。天賞視輕。惜哉。

廿有三日。耶穌升天前四日也。先生曰。吾聞行者必有驢。如一郡守。一邑長。榮擢出郭。不知如送道。餞者幾許矣。不如是恐尊者以爲慢已也。茲吾

主升天期邇。問諸君何者爲贖。或有言爲。主獻財者曰。獻財誠是。乏財者如之何。張戴一起對曰。無財。則贈以此心耳。先生曰。昔做邦一國王。將邊京師。凡屬都人士。靡不贈遺。一貧民無以爲贈。遠候前途。見一溪之水。澄泓可愛。乃以手掬水。恭捧而言曰。某寡人也。吾王遠行。不得伸吾敬。慙媿多矣。敢以清水獻。國王喜曰。子苦貧。又不敢以空手獻。情厚于物矣。命以珍器貯之。自後每飯。必飲此溪之水。示不忍忘之也。今主將別我等而升天。

凡有贈獻吾王者，乏財之外，亦有自負慙愧者乎。亦有以淚水見情者乎。苟有如是心，如是情，則上主亦必矧亮之，不忍棄置之矣。

閏四月五日，先生入桃源，顏爾宣從，晚宿邸中。爾宣嘆曰：諸奉教者，士庶非乏也，如富貴者之寥寥何。先生曰：噫，昔耶穌嘗謂宗徒曰：胡有財者進天

國之難耶。以巨繩穿針孔，易以有財進天國，難何也。蓋有所係吝故也。今中邦一二名卿，慕道而願承教者，此豈可泛視之乎。必有默苟主祐者矣。

然則富貴而慕道者論人情則難論。主祐則易。

七日先生至桃源。張令公出謁前令公。以世俗謬迷。聊紀怪事數篇以寄慨。是晚先生因問曰。近覽尊紀。許多怪事。邇來還有然否。令公曰。有之。近有一孝廉。頗知聖教爲正。每晤時。輒云欲令其昆弟相與從事。察其心。則自未之省也。聖思所以詰之。乃捫其舌曰。詰之將如何。令公曰。斯人也。以從教爲苦事兮。則胡不平其心。而欲令昆弟相從以從教。

爲樂事兮。則胡自棄其身。而徒令昆弟獨享而不

與偕。豈愛身不如兄弟乎。抑兄弟可能可爲。而我難能難爲乎。先生聞之。笑而且嘆。

八日爲聖神降臨之日。先生謂衆曰。昔吾時。撫慰其宗徒曰。不日遣聖神降臨。是日宗徒偕坐。忽烈風衝室。于衆徒頂上。各現火如舌形。衆徒輩旣受神火蒸炙。遂通萬國語言。奮志傳教。向來疑畏之心。一朝頓豁。夫聖神之降臨。必于偕坐者。蓋拜跪行立。脚根未免徙倚。坐則安矣。定矣。人苟心安慮定。則聖神其來格矣。風者無形之物也。倏

不知何來。不知何往。聖神之默啓人心。震動人心也。亦猶是。所謂火者。有兩義焉。蓋幽暗之地。出火炬照之。則種種畢現。吾人明悟有限。何異暗室。惟受聖神內照。智識絕倫。較之尋常智慧。遂相去逕庭。此一義也。且最燥莫如火。一藏卽發。遇物輒焚。吾人熱心未萌。凡一切窾奧事。漠不蒸動。幾于寒灰冷燼矣。惟受神火燔灼。遂于生死大事。無不殫竭心力。而前此茅塞荒蕪之念。且一旦燎滅也。此二義也。王經有云。求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

者其此之謂歟。

是晚先生燕坐。爾宣入。再究聖神妙義。先生曰。夫圖像者。必繪其神。觀圖像者。亦先觀其神。神之于人大矣哉。子不見夫病者乎。形雖憊而神未衰。猶可以不死。形似強而神已喪。其亦不可以久矣。聖神之于人亦然。故有得聖神之愛者。縱過未盡寡。功未盡全。而一息尚存。猶可復救。否則。有其貌無其心。有其形無其神。終日俯首焉。叩胸焉。隊而入。隊而出。吾未知其神之有分于天上國也。

降臨之明日爲副瞻禮。先生又語衆曰：人生在世，不外上下兩途。下焉者，皆卑暗危險之地；如罪宗七端是也。上焉者，皆光明快樂之境；如聖神七恩是也。故向乎上，則愈進愈安；趨乎下，則愈陷愈險。吾儕同事于此，得毋皆有向上心者乎？僉曰：然。先生曰：既皆有向上心，則于罪宗七端，定不可犯。而聖神七恩，又當朝夕切祈者也。

何謂七恩，一敬、畏、二忻、順、三智、識、四剛、毅、五計、策、六明、達、七上、智。今人未能受七恩者，皆七罪宗爲

之崇也。他未詳言。卽七罪之首。曰驕傲。夫人有傲罪在其躬。自足自滿。何處可生敬畏。聖神之恩反是矣。若受聖神之恩者。卑以自牧。夙夜祗慎。上則敬。主下則敬人。其視驕傲爲何如哉。夫敬畏之恩未受。則于性命之事。尚強勉承之。有敬畏則無強勉。舉所施爲。靡不踴躍擔當。卽爲忻順之德矣。既有忻順。使無智識。猶慮見解未真。而生疑阻。迨智之明識之定。則必剛毅爲之。以成厥功。剛毅矣。然天下事。亦有不能任意者。故必求善策。至計而

後可百舉而百當者也。有剛毅復有計策，則凡上天下地之理，皆其所通達。明悟者智識，又不足言矣。求之愈切，則恩之降愈深。上智之妙，曷可言哉。故聖母禱文有曰：上智之座，正以明德精行粹，而爲聖神所托基者也。七罪如彼，七恩如此。人柰何不孜孜懇懇，以圖向上之求，而徒甘爲鬼魔之役也。噫。

初十日，亦聖神副瞻禮也。諸友有未用功告解者，先生醒之曰：昔有一人死，火化其屍，屍化矣，而心不

焚衆莫喻故、一名醫見之曰、是中有毒故難化耳、
今神火降臨、已三日矣、其不能炙熱子心者、吾慮
其中有以毒之也、負疚在躬、延緩不滌、雖欲苟徼
主恩、奚可得哉。

卜七日、有友偶中魔誘、欲反誠別途、既而悔悔而求
赦、不勝媿感、先生慰之曰、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
善、有過者其常也、但過毋憚改、則仍反于無矣、故
古聖有言曰、獲罪者乃人之事、不解者則鬼魔之
事、若有過而速改者、則天上人之事也、又何媿感

之有乎、

十八日、周孝廉過訪、問曰、天王之義、卽中邦所稱

帝者、天之主宰、人當昭事之是已、但謂 天王降

生、殊未豁然、夫至尊 天王降誕爲人、不已褻乎、

且敝邦素未嘗聞、其誰見而徵之、先生曰、承明問、

亦知 天王爲至尊矣、顧所謂至尊者、以其有明

威也、無窮仁慈也、無限全能也、故至尊也、惟其如

此至尊、而乃以救世之故、儼然降生人世、益當敬

也、益當畏也、何褻之云乎、譬萬方劇亂、將相無能

威壓而九重之尊躬自臨撫以致蕩平豈特不疑
爲褻其感恩當更倍矣若云誰聞之見之則東方
所見聞者西方未嘗見聞南方所見聞者北方亦
未嘗見聞安可以未之見聞而遂疑其有無乎盡
如是則中邦所稱古聖古賢暨諸事蹟敝邦未之
見聞余入中華必不以不前見聞故遂槩疑其無
也如必疑此降生大事請略以共見聞者爲徵

一 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卽默啓先知諸聖預紀
降生之事詳厥氏族厥名號厥里地厥異蹟及厥

金日抄卷之八
三
在世言行經典世傳。後來一一皆符。故後聖有言曰。古經先紀降生事。不啻紀將來事。却似紀已往事也。足徵也。

一 天主將降生之年。先遣天神見像。以降孕之旨。告于守貞之童女。其孕也不因人道。其產也不損童身。蓋惟實欲爲人。故必有母。實是天主。故仍保其母童貞。此誠千古絕奇事。足徵也。

一 降生之夕。天神從空奏樂。且告諸牧童。牧童叩拜矣。卽至無知牛驢。亦知俯伏認主。足徵也。

一降生時大星顯見有異國之王三因先閱古經按期占候見此大星隨來朝獻不以降生之陋爲嫌不以初生之孩爲卑幼足徵也

一降生後十二歲卽詣講堂與諸老成學士談經闡理皆人間所未聞古聖所未發無不傾心讚服足徵也

一到處救人凡瞽者令視聾者令聽啞者令言癱者令起犯魔而狂者令安甚至死者令甦且葬後四日亦令復活而久存于世如是神異卽極聖極神

之人其能爲乎足徵也

一降生之故爲萬民罪重愿以身贖愿代受難因借惡黨之手自成救人之功至冒痛苦極刑毫無怨恨又且哀憐其罔知而爲之祈赦如此無窮仁慈無窮大德古來千萬聖所未有也足徵也

一受難之際大地震響太陽失光頑石至相撞擊古塚至自開裂令人相顧駭愕知爲天地真大主咸痛悔其錯謬之罪足徵也

一死而塋塋後三日自塚中活起果符古經及生時

預告之言。又再現于世四十日。乃于日之方中。自
舉升天。衆目共睹。足徵也。

以上諸徵。當年目擊時聖手錄。遞世口傳。萬民之
所共信。見聞不真。誰肯以非 天主而妄尊之乎。

况西邦但稱聖人。亦必確按其生前純懿。再稽其
死後靈蹟。共徵有據。教宗乃敢列之聖品。夫聖品
不輕許人也如是。况敢以無徵之人。直推爲真

天主耶。

孝廉曰。明論確有可據。但人之疑者。以 耶穌爲

天所篤生之大聖、亦如儒之孔、玄之老、禪之釋等
爾、未必爲真天主、先生曰、此言切勿輕出于口也。
此大不可以同類而共稱也、孔與老釋且當謹辨。
矧吾 主耶穌尊爲 天主、尤與人類迥殊者乎。
夫 耶穌未誕之前、先知者預錄悉符、上旣備詳
之矣、經又載旣誕之後、厥時有一大聖、名若翰者、
生亦同年、言行亦甚著異、衆按古經、以 天主此
時、應當降世、遂共猜爲救世之主、若翰明語于衆
曰、我只爲真主前驅者、真乃主。 耶穌我曾目覩

聖神降臨其首。且聞天上主從空語云。茲乃我所
愛子。因知其真。天主子也。而耶穌逢人。每每
自證爲真主。故西方古聖。嘗明其真之故。曰。使
耶穌果非天主。而乃自稱天主。則不但不可
爲聖人。并且爲僭逆莫大罪人矣。如何姑稱之爲
大聖也。又有古聖極論之云。耶穌若非真天主。
而天上主乃自空中。呼爲所愛之子。致令萬民認
爲天主。陷于莫大之罪。若審判之日。責我以妄尊
耶穌。則還以質之。天上主。我奚罪之有哉。以古

聖之極論發明如此。則耶穌之真爲天主。又何疑耶。

孝廉曰。經典之云。亦西方士述之。故人或未盡信耳。先生曰。東西方各有經典。各不相聞。若以西方經不可盡信。則中邦歷代帝王史冊。及五經四書等書。亦勿之述矣。况此降生事蹟。及教之東來。不寧自今日始也。唐之貞觀九年。有西士從天主降生之地齋。主像載真經詣于長安。太宗命宰臣房玄齡郊迎入內。爰行天下。建寺奉祀。世世

遜尊。迨建中二年，勒碑揚休，題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者，卽天主降生國名也。其碑久而沉埋，且若干年。近天啓三年，關中人掘地得之，遂廣傳寓內。好學君子，無不旣觀之矣。此蓋中邦近年事，而謂未敢盡信乎。

孝廉曰：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曰：天何言哉。天雖有主，從未嘗指何者爲天之主，故疑天主不必有降生之像也。先生曰：斯言誠然，然此乃天主未降生以前語也。天主降生，在西漢之末。

詳在西書可覽矣。上古聖賢皆知天之有主。未及逢主之降生。然亦無假降生而時時對越。不以無聲臭故忘篤恭。不以何言故不畏其命。故曰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此等戒懼。洵非君子莫能也。天主愍焉。乃爾降生。實實使之睹。使之聞。庶曰其有惕心乎。今中邦雖未有睹者。亦既有聞者。然猶不恐不懼。而指爲虛誕也。倘不降生。益謂虛。益謂誕。益不足恐懼矣。

孝廉曰。佛老之教。宜與天主並存。譬天主猶

君然、公卿大夫元士、皆可承流宣化、以成一尊、今
盡驅而排之、其說何居、先生曰、佛老之于天主、既
如臣子之于大君、則宜遵一王之教、令不可秘設
禁戒、不可妄擬僭越、庶爲共成一尊、今佛老則不
然、是爲臣子者、敢于背旨蔑法、令人從己不從君
也、亂賊甚矣、我等必欲容而附之、惡乎可、

孝廉曰、佛家五戒、與天堂地獄等說、其于天主
諸書、皆可互證、先生何不容而附之、先生曰、此特
不以人廢言云耳、不思有德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况佛家貌。上主迷衆生。其言多爲諸儒所
姍斥乎。若夫天堂地獄之竊五戒一二之符。此乃
依傍正言。令人惑溺之術也。從來奸雄。誰不假竊
正理。然終不免破綻。伯者假仁義以服人。篡者假
謙恭以下士。皆此類也。安得謂與聖教互證。遂因
而并容之乎。

孝廉曰。十誠七克。無關事天。事天只在明心。自心
一明。誠不期守而守。克不期修而修。先生曰。嘻。始
哉。此正釋教。悞人第一義。吾儕明理者。亦弗之思。

乎。謂心一明，便可成聖，便可升天，一切功行，無假修持，則古來諸聖，都屬寂定慧炤等流，而修達德行，達道者，槩屬沉淪矣。如謂心明原有工夫，則空寂返炤，何云能明。譬一寶鏡，靜置幽室，塵垢漸蒙，若不刮磨，光何能返。如謂心明，卽能誠克，又大不然。試問有心，誰不明者。從古亂臣賊子，彼其心亦明。君父爲不可弑，胡然而明。胡然而弑，正爲誠不能守。克不能持，不畏主命。故若遵主命，先自誠克，則此心雖昏，亦且躊躇未敢肆行矣。今佛貴明。

心謂誠克皆可。不事不思中邦聖賢。曰修身。曰日省。是何等用功。而其于心也。亦必曰正。必曰存。豈第明之而已乎。

孝廉曰。瞻禮

天主。懺悔受赦。便可望升天國。恐

無是理。先生曰。誠克不遵。逐隊瞻禮。誠難昭格。如

佛氏之誦懺赦罪。誠爲誣罔也。若夫心行雙淨。以

虔對越。痛悔自改。依規祈赦。此乃真切工夫。升天

正路。理何云無。况今儒者既信。天主爲真有。則

其教誠極重。瞻禮與悔解之功。如疑此而升天。尚

爲未足。將自設已意。更代天主定一超升法乎。必不然矣。

十九日、先生取審判圖一幅、命爾宣粘之堂壁、爾宣請曰、審判前兆、言行紀已預言之矣、第未知彼時升天人多、下地獄人多乎、先生曰、試自思之、爾宣曰、聖有私臆、人生善惡雜處、如棋子之在盤然、黑白錯置、比局終、則各分其半、恐世界盡日、大抵若是、向質之張令公、則曰、未知未來、先觀現在、讀書人多、做官人少、求財人多、致富人少、况天堂非倖

到地獄非倖免。意下地多于升天乎。先生曰：「一說良是。然總難以私臆測也。大抵世界窮盡之日，亦聖教傳遍萬方之日。教既傳遍，則奉教多而升天亦多矣。」

爾宣曰：「論後來奉教之多，則前此奉教少，論貴邦奉教多，則敝邦及大東諸地奉教少，以多益少，不足相當乎。」先生曰：「此經典所未載，其多與寡，惟」

天主知之。非吾儕所得揣也。但吾儕愛人心切，惟願天主加佑萬民，望其吉多而凶少可也。」

越日爾宣復問曰，向讀聖人行實，見許多功行苦勞，始升天國，昨先生以奉教人多，升天亦多，其可以無功妄擬乎？先生曰：非也。升天之望，若無死罪，便可。故凡奉教者，生平守誠，臨死知備，即可期升天國。若聖人則功行愈多，升位愈高矣。故天神九品，聖人隨德可以配之。譬如朝廷建官，有宰輔，有六卿，有百寮庶寮，至于一命之寄，各有其分。雖高卑大小不同，其爲朝廷之爵則一也。

廿一日，入夜，張筠伯與爾宣偕坐，適先生出，問曰：有

何相證乎。爾宣曰：頃與筠伯互勉行善，第慮誘惑多端，神力不加，且奈何。先生曰：求主默啓耳。爾

宣曰：固也。然人人默啓，則世無罪人矣。人亦何功。

先生曰：至慈。

上主固願默啓人人也。第默啓者

主之恩，而聽受者亦人之功也。譬如兩人有過，我

俱欲規之，正之。一人規正之而聽焉，轉過爲功。一

人規正之而弗聽焉，則規之在我，而聽還在人。誰

謂非人之功乎。

廿三日，令公邀款，饌頗盛。先生曰：道意殊不如是。令

公遜謝。先生曰：昔有聖公辣鐸者，少喜獵，放火逐鹿，誤殃人家。聖人變家貲償之，自隱修者四十餘年。日以小菜幾許自給，厥後盛德漸聞，有饋遺者，輒置之。俟味變乃食。一司教者慕其德，顧其廬談論許久，無可爲供，竟以熟餅四枚共嘗。日暮始反。夫以聖人爲主，司教爲賓，而淡薄如是，吾儕若斯，不已過乎？

有頃，偶談進聖會之規。先生曰：敝邦進修會，規矩甚嚴，難以遽述。姑就初進言之。凡有志入會者，不

論王公世胄，必初試兩年，方許入焉。初試時，俱着本色衣服。數日後，去其原服，各着道衣，示道俗各分也。數月後，并去道衣，只着鶉結行僕人役，如掌膳司廚、洗盞滌器之類，俱以身任。欲以抑除傲根，如是年餘，無悔心，無怠志。始與入會，蓋俗情已破。道念已堅也。入會後，須各守規，又使一人密察其過。無論大者，不敢踰閑，卽一言一動，稍違理道，便不容隱。會規食必同堂，堂中另備小榻，倘一有過之人，糾過者卽于食頃，高唱曰：某有過，不得與堂。

席被糾者，卽就食小榻，不敢違，不敢辨，故凡進會之人，少有軼越者。令公曰：噫，西士如是，此其所以多賢也。我輩如是，此其所以多罪也。

廿四日，先生適龍潯，越數日，諸友畢會，先生詢于衆

曰：年來諸君作何善事？時有楊姓者，醫士也，對曰：某業醫，無他善，但有貧病乏藥者，隨心濟之。先生曰：濟藥亦爲善，然第濟人不濟已，何卽知濟已不濟家人親戚？何周修我亦醫士也，起而言曰：安有濟人藥而已，及家人親戚，不知濟哉？先生曰：有之。

金日抄卷之七
夫子所濟之藥。形藥也。余所云者。神藥也。形有病。知醫知療。奚待余言。家人有形病。知醫知療。亦奚待余言。顧療形病不用言。療靈魂之病。不得不待余言也。茲余來有日矣。其療已神病者。未數數也。卽知療已神病。至家中親戚大小。未聞道。未受洗。靈魂之病。亦已久矣。而獨不一置念。豈神病輕于形病乎。豈非濟人藥。而不濟家人親戚乎。

五月初三日。聖若翰瞻禮。諸友求領。聖體畢。先生曰。從古人主。欲省風問俗。多微服而行。有識者敬

之奉之無識者從而褻慢之。夫敬奉者人主知之。褻慢者人主亦知之。然此時俱未有計也。事定後。未有不加賞而加罰之也。今吾主憐多罪之民。

降世爲人。豈非微服意哉。彼時有知而敬信。不知而侮辱。雖賞罰或未遽加。豈終無所勸懲哉。卽聖體之禮。吾主實降臨其中。不過借麴形以蔽之。

耳。有神目者尊信無疑。其肉眼者不免褻慢視之。雖然。知與不知。又不可不明告之也。昔聖若翰爲主前驅。先主而孕。三歲修道。至三十年。屢證。

耶穌爲 天主極口讚揚故當時多歸聖教者聖

若翰之功也子等今日領受 聖體當思吾 主

眞實臨格又值聖若翰瞻禮當思聖人實實指示
我而我亦推之以指示人也其可尋嘗視哉

七月先生復返溫陵越兩日有友誕衆舉賀先生曰
誕日喜賀者禮也然禮如是已乎張默覺對曰吾
人多生一年皆 上主之恩是宜先謝 主而後

賀也先生謂爾宣曰子云何爾宣對曰夫誕日所

貴相賀者以歲增而德與俱增也若不能多立善

功。徒令罪與歲積。何賀之爲。聖以凡遇生誕之日。宜詣堂痛悔。夙求。主加佑行善。庶乎得之。先生首肯曰。余閱世人。或少而亡者。或壯而亡者。多矣。我輩猶幸一日之生。政宜盡一日之事。方毋負上。主假我以年之意。倘咎多而德少。其忝厥生也。不已多乎。

望日爲。聖母會。諸友畢集。先生以勸人爲善爲諸友勗曰。勸人爲善。不惟益人。亦且益己。昔有修士。隱修山野。名頗盛。偶爲魔誘。思反而歸市。途行求

宿時人慕其行也。止而求教焉。修士懼隕其名。莊語以誨衆。且謂人須戰勝魔誘。始見德力。頃旋自思曰。吾何以善誨人。而于已且不知誨也。責人以正。而于已未之知責也。因抱慙痛悔。返故地以終其功。卒成大德。噫。此非勸人而彼此兩益者乎。

秋八月三日。先生之清漳。爾宣從。越日。吳任恒入見。坐談靈魂事。先生曰。人之有靈魂肉軀也。亦猶身之有面目手足也。蜂螫傳面。必舉手搏之。挺刃向目。必舉手衛之。寧傷手足。毋傷吾面目者。蓋面目

重而手足輕也。今人棄靈魂而保肉軀。何異欲全手足而任毀其面目。面目毀。手足能獨全乎。又譬之樹焉。靈魂其本根也。肉軀其枝葉也。培其枝葉。斷其本根。于以求獨活也。不可幾矣。

初十日、任恒復見曰、聖教諸書多矣、

龍

苦病質且鈍、

殊不能徧閱爲憾。先生曰。所貴乎讀書者。貴得其意而行之也。不能行。多亦奚裨。如觀一部書。中取其一篇焉。篇取其一句焉。就一句體認而力行之。受益多矣。敝邦一聖人。靡書不讀。見其友未曾讀

一書。然考其行誼。悉符于理。乃嘆曰。吾多讀何若。彼之多行哉。

十二日入夜。先生步中庭。爾宣思參侍。適談教中致

命事。徐羽伯自外來。慨然有擔當之志。曰。倘爲義

被窘。

鳳

甘心焉。先生慰之曰。命固不易。致致命亦

不易也。夫能致命者。必平日志堅道粹。故視鼎鑊

如飴。自非然者。鮮不居常喜負。臨事偃仆者矣。爾

宣曰。夫有致命之志。必先有忍耐之德。每見吾人

遭言語之傷。猶難受而思反。豈刀劍之苦。乃欣然

易嘗乎。聖意不遭此際則已。若遭此際。非切祈。

主佑。鮮克能此。先生曰。斯言不誣。知而自勉焉可也。雖然。致命之遭。固真福必獲。方今聖明在上。聖教亦已漸行。此種機緣。未易撞著。但我輩不可不存。是志耳。

十有九日。有餽先生酒者。先生招數友共酌。因誨衆曰。聖教哀矜十四端。聞道者皆宜行之。但形之哀矜。如食饑飲渴等功。乏力者猶云有待。神之哀矜。則不然。逢人勸誘。因事慰諭。貧富之人。皆可爲焉。

且其益人靈神較之益人形軀者功更倍也。有友曰某嘗留心此道，勸不從，誨不聽，奈何？先生曰：勸誨之途有二，一以言，一以身。夫以言不如以身之入人易也。身爲善，人易取法焉。身未善，雖以格言勸誘，多起人疑，多起人畏，而以我言爲未信也。吾子勗諸。

九月朔日，孫儒理至堂，因言漳之奉教者未數數也。先生曰：上古有一郡獲罪甚重，主將降罰，命天神至聖亞巴郎家預告之。聖人曰：或有善者五十

人亦借惡者罰乎。曰：不罰。曰：善者或不滿五十，亦可蒙赦否。曰：亦赦。復遞減至十人。曰：亦可祈赦一方乎。曰：亦赦。若而人而亦無之。上主所爲重譴也。今漳奉教之未衆也，然已不止十人矣。若善功真切，庶可以十人而寬此一都乎。觀往事而可鏡已。

十一日，爾宣借思參觀聖人行實，欲于本名之外，另取一位爲宗，而未有定也。先生曰：子不見夫蜂乎，蜂之于花也，採百英以成己蜜。人之于聖也，取衆

美以成已德。今子能取善如蜂。釀德如蜜。于道也
其庶幾矣。



口鐸日抄卷之八目錄

答聖教宜嚴

見一
張

答神有正偽而城隍之神爲錯奉

見一
張
凡三則

答佛老之非

見三
張
凡二則

答關壯繆未爲大忠而崇祀之非正

見四
張
凡二則

答 天主實有靈明之權而非虛理

見六
張

論人之靈性宜滌舊更新

見六
張

論聖人靈蹟

見七
張

喻天國之賞先後如一

見八
張

論人之願欲無窮

見九張

喻滌罪宜潔

見九張

論報主之恩有三而財色兩端尤宜謹防

見十張凡四則

論聖意納爵之德

見十張

答龍之爲物目所未見

見十張

答雷電之義

見十四張凡二則

論補贖之功有三而施贖爲尤切

見十四張凡五則

論聖母救危之恩

見十七張

答教法因人而施

見十八張

論升天不易須去其私欲

見十九張

論人之聰明皆主所啓不可遽生傲念

見十九張

答妄念易雜宜時時頌主

見二十一張凡三則

論聖教諸書爲性命神藥

見二十二張

答雜念爲原罪之迹惟仰祈主佑

見二十二張凡三則

答靈魂有時出現上主所命

見二十四張

論承教期於行

見二十五張

論修道貴薄世味

見二十五張

論享天上福悉純善而無纖過

見二十五張

論誨人必先自誨

見二十
六張

論欽崇

上主繇愛德而發

見二十
六張

論 聖母會以守貞爲上

見二十
七張

論人滌罪垢全賴救贖之恩

見二十
八張

論聖教遇阻方顯其功

見二十
八張

論天堂之賞其異數者有三等

見二十
八張

答段友不可及之功

見二十
九張

論聖伯多祿可倣之德

見二十九
張凡二則

論 聖母往顧聖意撒伯爾各有可存想之義

見三

十一張
凡八則

答人稟四行以生各有偏勝之異

見三十
四張





口鐸日抄卷之八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莆陽朱禹中東極分錄

林光元仲錫

訂正

蘇之瓚聖中

李嗣玄又玄

鑒定

綏安

李鳳翔羽儀

弟 李九功其敘較闕

金日抄卷之八
十一年戊寅八月既望艾先生過莆訪朱宗伯會相
國于橫塘相國曰承大教及所刻諸書心竊嚮往
但教規頗嚴未易從事也先生曰天主聖教非
有過當之嚴爲世人多習寬放一旦使之克己自
覺爲嚴耳然譬之醫者不嚴加瞑眩之藥而縱病
人之所欲未見其能瘳也聖教不嚴又安能救人
之神疾哉。

相國曰教嚴而當是矣天主爲造物真主崇之
萬有之上宜也然有天主必有百神奉之如朝

廷之有百官、今聞貴教獨奉一 天主、一切神祇、
槩置不問、不已過乎、先生曰、唯唯、否否、神有二等、
一爲正神、聖教所稱爲天神者是、一爲僞神、乃已
死之人類、而人所妄認爲神者也、按經典、天神爲
無形之靈、凡有九品、爲造物主所生、享天上福。
而時供其使令、且多有遣在人間、以保國護民宰
物、此種正神、實爲聖教所尊、何嘗不敬、若已死之
人類、雖其魂不滅、皆聽 天主之嚴判、安能主持
世界、而可過崇之禱之耶。

相國曰、既如是、則城隍之神、敝邦從古所尊、聞貴教不禮拜之、何也、先生曰、聖教古規、朝拜之禮、未敢輕施、按經典聖諭、造物主化生萬物、凡一人生、則令一天神護守之、一城一國、復令一大天神總護之、貴邦初立城隍廟、能合此意、則吾輩自當敬禮、求其轉達天主、爲人致福免禍、今郡邑所奉、一則多有姓氏、本謂人類私塑其像而擅拜之、一則悞信其能操禍福而直求之、并不念及天地之主、以爲主也、此則非奉大主命之正神、乃

世人所錯奉私立者何敢輕下拜耶。

相國曰、敝邦城隍之設、殊非人類所爲、以爲有姓氏者、俗人之見耳、先生曰、果爾、則但當書一木牌、稱爲 天主所命護守本城之神、卽以聖教之禮奉之、不用佛老之僞經僞禮、斯爲得其正矣。

相國曰、佛老之經、何爲不可用乎、先生曰、奉朝廷者必依朝廷之法律、奉 天主者必依 天主之

教誡、佛老之徒、皆我人類、且皆 天主所生、倘能

一意認 主、依其教規而敬奉之、闡揚聖教于世。

令人歸嚮。則亦大主之功臣矣。今乃自尋一私徑。自立一門戶。令人奉已。斯大主之亂臣。輕奉之。且不可。况用其偽經私法。以奉天地之真主耶。倘佛老不知有天地。大主則自昧正道。不識大原。其學固不足重。若明知有真主。而不傾心奉之。闡其恩德于人。則已失爲善之本。方且自取大戾。人又安可信之。崇之耶。

相國曰。佛老之教。吾嚮所不信。但此輩初意。亦未必欲人奉已。第教法不明。後人過於推尊。誤奉爲

主茲乃後人之過、彼何與焉、先生曰、從古正統所
在、億兆共戴、苟有另自立統、在王者固爲叛臣、不
必言矣、卽本無是心、或因愚民擁戴而擅爲之、其
爲國法所誅無疑也、烏可恕其冒僭之罪、而謂之
忠臣乎。

相國曰、凡立教法、而非天下所能通行、或行而礙
于正道、如佛老諸教、固不待辯矣、特有從來孝子
忠臣、如關壯繆羽之類者、似亦有功于人心世道、
何爲并不奉之乎、先生曰、儒書有云、敬而遠之一

語盡之矣。如關羽而果忠孝，則敬其忠孝而效之。斯爲實敬。至於設像立祠，而諂媚之，祈禱之，以爲禍福，惟彼是求，則人類而操上主之權，理所不合也。

相國曰：設像立祠，不過尊其忠孝，而表章之耳。先生曰：初意如此，今則不止此矣。竟以爲能主持禍福，而佑天下也。天主教規，古有忠義廉節之士，或大學問，可爲人師者，則敬其德學，而頌讚之。倣倣之，或繪其像，懸之堂壁，以垂不忘。然未敢遽立。

祠以神禮奉之也。獨古大聖明造物主之真傳
篤奉聖教而闡揚之。生前備全德有徵。身後享全
福有驗。爲教宗考核始末。定入聖品者。始敢奉之
拜之。求其轉達天主。若世人一槩所奉。非但無

功于真主。未守其教誠。卽于國家事亦難言之
矣。試卽關羽論之可乎。余讀中邦史書。羽當獻帝
之朝。委身以事劉備。爾時漢室雖衰。共主尚在。有
大忠者出。必將羽翼天子。振肅朝綱。而羽未之能
也。徒區區爲奪邑攻城計。此可謂忠於備者耳。忠

於漢則未也。至於兵敗身擒。而至於死。亦其不得
不死者耳。若以此爲大忠。古今之如此類者。豈少
哉。何無設像立臺以事之者。若以羽有靈異故事
之。則國家二百年來。海內又安。不聞羽有異應。邇
來漸加帝號。然旋而失遼左矣。今羽之號愈尊。而
流寇所蹂躪之踪。幾半中華。厘九重之隱慮者。十
數載于茲。不聞冥冥之中。有退寇掃氛之應也。且
彼諸寇虜。又孰不祀羽于軍中乎。旣不能爲我禦
災捍患。反若助彼爲難者。則羽亦何功于國。而受

此過當之尊耶。此不過溺沿習之非久而不覺耳。况羽在世之日、意氣英邁、非義之事、卽予以千金、錫之侯爵、未肯一諾。今此微賤之人、且得以微賤之物享之、異其轉禍爲福、此不惟獲戾、上主抑且獲戾壯繆矣。

相國曰、論天地有大主、理所必然、然不過一當然之理耳、安得盡人測其舉動、一一而賞罰之乎、先生曰、理之一字、虛位之稱耳、非有靈明造作之權者也、譬之國家法律、雖爲妙理、人所當遵、若無

帝王主之安能自行而制天下乎。夫所謂天地之主者實實在上實實臨下有赫實炤察萬事無可逃其無窮之靈有善必降之祥有惡必降之殃。非可以僥倖免者。此論實義諸書載之頗悉。想老先生閱之詳矣。相國曰敬承大教因對坐客稱先生遠來闡教之苦心與聖教用功之嚴密焉。

越明年己卯春正月主日先生在溫陵詔衆于堂曰今日新春瞻禮皆有翻然一新景象矣。請問吾輩靈魂亦欲其滌舊更新者乎。聖葆琛有云凡人有

舊人有新人。夫所謂舊者，平日習慣罪宗，傲忿淫妬，饕吝怠，七罪是也。所謂新者，從今興起於善，謙忍貞仁，廉節勤，七德是也。故因循於七罪，而不知改，則爲舊人矣。知七罪之可醜，而暋勉乎七德，則爲新人矣。夫人莫不知舊之可憎，而新之可喜。至于靈魂垢污，茫不知省，或省而不知改，是年雖新，而人仍舊。吾未見其有新圖也。尚其勉諸。

十有三日瞻禮，先生又謂衆曰：今日乃聖發斯定聖。若未大瞻禮，兩聖蓋兄弟，而均爲天主致命者。

也。當時敝鄉聖教未大行。凡奉教者。受諸惡君酷虐。靡有寧止。二聖事主最虔。異端嫉之。雖加以

百千萬苦。其欽崇真主一念。不少替也。及二聖

升天後。有外寇攻圍本城。發銃突入。城中驚惶無

措。聖人顯像城上。以手退壓銃彈。城藉以全。虜相

顧駭曰。吾敢與凡人敵。何敢與聖人敵。即日解圍

而去。至今本城猶存。石碑銃彈遺跡。余親覩之。可

見聖人在生。願捨身不願背。主死後必在。主

前。享受永福。卽保國庇民。往往賴之。故主亦以

是靈蹟。顯其功勳也。吾儕與斯瞻禮。當思所以做
做其德。而爲 主所寵愛斯可矣。

十八日瞻禮。先生曰。今日萬日略經。載吾 主耶穌
設譬云。有一富翁召工營葡萄林。晨召者約營工
至晚。定以一錢之值。已而午召者亦然。日將晡。出
見有閒嬉。竟日者。問其故。曰。無人召工耳。富翁曰。
我有葡萄林。方召工營之。爾可往治。不負爾勞。僉
欣然趨赴。比晚。主翁酬工各錢一。初召者。以爲主
翁賞賚無等矣。主翁曰。我約爾一錢。今如數。未爾

虧也。若彼者無所事事。我憐而收用之。是我法外之意耳。於爾輩何與。夫吾主之譬。以爲富翁者。卽天主也。葡萄林者。聖而公教會也。晨午所召諸工者。乃上古中古諸聖及諸奉教之人。錢者天國賞賚也。將晚以餘閒見召者。則末世諸奉教之人矣。然俱給以錢一者。蓋均賞也。吾主自古以來。約以受教。始終無替者。至審判末日。各償以天國厚報。先者不增。後者不減。蓋上主法外之恩。有如此也。然吾人必具有二義。方可受恩。一蒙

主寵召卽欣然赴。一則忻勤無怠。至終不變。主始酬以寶諾。否則有一不到。未有能受恩者也。是故人雖自少奉教。一生用功。不可妄生滿足。若茫然于道。未有聞。至臨終時聞之。能發心悔改者。主亦必憐而收之。是卽將晚召工并給一錢之意也。審判末日。天國其有厚望哉。

夏六月、艾先生至三山、十日、其香晉謁、坐談間、適病渴、先生曰、茶可解乎、對曰、不能、以茶止渴、猶以財止貪也。財愈多、貪愈甚。標之病渴也、正復如是、先

生曰、西有種葡萄者、收其實、不滿一甕、仰而祈曰、
得滿斯甕、吾願足矣。厥後所收、一甕不啻也。復市
他甕貯之、不滿。猶故向主而祈、亦猶故也。更貯
數甕皆然、嗟夫、人生願欲、無有窮期。大抵如斯耳。
十四日、瞻禮、先生詔衆曰、今有尊貴者於此、凡晉接
者、必鮮潔其衣、不則、恐起尊貴者之憎也。今子等
入堂、亦知靈神之垢敝、不可以見主而不思。所
以洗滌之者乎。雖然、痛悔不切、污垢不除、譬之澣
衣者、沃以冷水、弗潔也。煩擗之以熱湯、則鮮潔如

故矣。

十七日、主日瞻禮、先生詔衆于堂曰、凡人感恩當
思圖報。蓋圖報則恩之錫也無涯、不則承恩之路
塞矣。人之受主恩也亦然、感而知報、是開主
加恩之手、不知報、則束主之手、而恩無可復望
矣。

顧所謂圖報者有三、一口報、一心報、一身報、何謂
口報、朝夕叩謁焉、誦謝焉、是爲口報、何謂心報、方
其誦謝之時、萌一感激圖報之念、真篤無已、是謂

心報雖然未足也必于 上主教誠躬行之實踐
之斯爲身報今子等口知誦 主矣心知念 主
矣顧身之所爲多犯 主誠也斯爲兩面之人矣
兩面之人何殊謗 主詈 主而得謂之報 主
者乎

所謂躬行教誠者非徒守其粗略已也卽以五六
兩誠言之如毋殺人誰則殺人者乎無故而怒萌
于心已爲犯罪之端不加遏抑發之爲聲譏毀之
怨詈之是皆殺人之類也毋行邪淫亦然美色當

前心偶動焉。遏而止之。過未成也。徐而如存想。慾動于中。發不自禁。是身雖未行。而靈魂之汚染已多矣。子等守誠宜充。類至此。吾主山中垂訓之

言深可繹思也。

詳見降生言行略三卷首

人之不能守誠。皆財色兩端累之耳。敝邦史中載聖人亞肋叔者。其父甚尊富。聖人弗願享也。惟願遜世永貞。父強之婚。合悉貽其新婦指環一。寶帶一。以爲信。卽潛逃之他國。行乞于途。以圖隱修。十有七年。名譽頗盛。復潛回本國。寄食其父之門下。

其父不識也。母妻僕人，俱不識也。復十有七年，一日其父入堂瞻禮，忽聞空中呼曰：今日大聖人棄世，盍往送諸。父異而疑之，意其爲門下寄食人，偕衆往視，則亞肋叔已病篤棄世矣。獨兩手握固，牢不可開。徐迎其屍至堂，教宗手開之，則其病篤時所書生平履歷，衆始知爲亞肋叔也。夫亞肋叔以尊貴胄子，應有之財，正婚之色，尚屏絕而不御。今人遇非禮之財色，曾不知謹避而痛絕焉，尚得爲感恩思報之人哉。

秋七月初二日、爲聖意納爵瞻禮。先生又謂衆曰、諸
凡聖人瞻禮、其大要有三端、一頌謝。天主生諸
聖人、爲後人指南之恩。一感仰聖人、生前功德。一
在倣倣其德行、而身體之。蓋聖人之耳目、人也。手
足人也。言動步趨亦人也。而其立志、其脩詣、則已
迥異於人矣。天主篤生之、而聖人垂法焉。人可
不知所倣倣之乎。聖意納爵、爲立耶穌會之長、
其生平德行靈蹟、更僕未易竟也。顧其最不可及
者有二、一在不揚己德、而揚主德。凡人有纖毫

善功。卽高自揚。謝此不惟前功盡棄。反增一驕傲之罪矣。聖人則不敢居功。一惟歸功於主。卽其立會。亦不敢以己名名會。而以耶穌名會。蓋曰此非吾之功也。乃吾主耶穌之旨也。一在救人靈魂。甘受痛苦。昔有一人。犯不潔之罪。聖人躬往醒之。其人面從。並不悔改。如是者再三。聖人不勝哀憐。以非語言所能動也。一日晨興。伺其人出入之路。旁有小池。聖人沒入其中。僅露其首。時方嚴寒。不勝凍苦。弗恤也。俟其人過前。哀呼之曰。爾犯

罪謬迷。不知覺悟。嚴罰至矣。余在此代受痛苦。以當罪譴。其人不勝痛悔。入池扶掖而起。遂悛改焉。夫人之犯罪也。自己沉溺。不覺其重。惟聖人知之。以爲罪罰將至。如懸利刃于一縷之上。不踰時卽下斷矣。然則今之誦法者。其體聖人之心以愛己。且推以愛人也。則庶幾矣。

初五日天陰將雨。先生留款。其香問曰。敝邦之云致雨也。必以龍。未知貴邦亦同此否。先生曰。中邦之龍可得而見乎。抑徒出之載籍傳聞也。其香曰。載

而傳者多。若目則未之見也。先生曰。人有目所親見者。尚未敢實信。其有矧目所未見。而敢定其有無乎。且中邦之言龍也。謂其能屈伸變化。詫爲神物。敝邦向無斯說。故不敢妄對耳。曰。然則雨之致也。如之何。先生曰。雨之致。詳載他篇。茲不復贅。但余向航海東來。時方晴朗。忽見陰雲一簇。自天而下。至於海面。俄超騰而上。頃則散爲雨矣。于時敝友推論。以爲旋風吹雲而下。因吸水氣。始散而爲雨。此余目覩甚明且真。並未見所謂龍者。未敢如

中邦之神明其說也。然兩間羽毛鱗介何所不有。總不過爲有覺而無靈者也。

其香曰、請問雷電之說、先生曰、雷之爲物也、乃空中四元行所漸結而成、惟受密雲包裹、奮不得出、遂殷殷有聲、一遇雲薄之處、則迸擊而下、遇物而震碎矣、電則結而未成、故只閃爍有光而不能有聲、且亦不能下擊也。

其香曰、雷之擊物也、或出於偶、若人之被震而死、豈出于偶然者乎、先生曰、雷雖無情之物、然非

上主所命亦不能妄擊一人卽如水火皆無情之物然其焚人溺人也非有上主允命不可是皆可推類而齊觀者也。

初九日主日瞻禮先生論道于堂曰凡人不能無過其所以補贖之者有三一禱贖一齋贖一施贖所以然者人之犯罪有三端惟此三者贖之庶可以相補耳何謂三端人之罪有從中心而出者如喜怒愛欲之類則以禱贖之如誦經告解諸功悉繇中而出也有從肉身生者如妄視妄聽妄言之類

則以齋贖之。如大小齋及鞭策束帶諸功皆所以
罰此肉軀而補煉其過者也。有從人我交際而生
者。人生財物相交。多種種不平。則惟施可以補之。
如食饑飲渴之類。皆以破此慳心。以贖貪罪者也。
斯三者。齋切於禱。而施尤切於齋。是皆不可缺一
者已。

顧施贖之功。人率稱難。曰。無財可施耳。是大不然。
夫所謂施財者。非必槩定幾何也。一縷之微。一粒
之細。皆可以爲功。但不可不存是心。與是事耳。昔

如德亞國。主堂前嘗置一櫃。凡入堂者投錢物。其中收之以供。主施貧者。惟時富貴之人所投。金銀錢甚衆。獨一老嫗貧不能自存。亦投銅錢二。耶穌見之。顧謂宗徒曰。向所投者孰多乎。宗徒舉某某以對。耶穌曰。非也。多投者惟此嫗耳。蓋富貴人捨其所有。而老嫗捨其所不足。故曰多也。繇此觀之。凡人施捨不在所捨之多寡。資愈貧。捨愈微。而功愈大矣。

乃所謂施捨者。又非徒施之貧人也。即施之吾。

主而貧人代爲受者也。蓋吾主甚愛人，人有施人之貧者，卽不啻吾主受之。西有瑪而聽者，成士耳。一日王命出征，路見一貧人，天寒而裸，瑪而聽憐之，返顧囊中，無物可捨，因取已所披之裘，割其半與之。是夜夢醒間，忽見耶穌穿半體之裘，呼其名而慰勞之。今子等奉教，如遇耶穌在世，鮮不爭取衣食以敬奉焉。孰知施捨于貧人之手，卽不啻吾主之自受者乎。

至若喜施之報，又不專在身後，而卽在生前。昔聖

方濟各赴一富室之筵，席間謂主人曰：吾子奉教而不信。耶穌何也？主人悚然對曰：耶穌之教，乃吾所極信者，雖致命亦甘之，而乃云不信，所不敢當。聖方濟各曰：有人於此，欲貸十金，而許償以百。子尚信其言而貸之乎？主人曰：信其言，必貸之也。聖人曰：吾主耶穌有云：人能爲我而施貧者，吾將以今世百倍償之，不獨於其身後也。夫聖訓皇皇，而子乃擁財如故，曾不一施之貧人，是謂極信吾主者乎？主人徬徨謝過，自後每爲主施。

貧而富。乃更倍矣。故人勿謂貧不能施也。我施一而主且償百。往蹟孔多。殊難枚舉。雖然。吾輩當爲上主而捨勿爲。覬報而捨爲。上主而捨貧。捨貧之報自存。若一有覬報之念。是捨之時已帶一貪罪矣。是又不可不辨也。

吾所以言此者。以今日萬日畧經云。有一富室。命主管者。司錢穀之數。厥職弗稱。主人將出之。其人慮既出後。無以爲生也。因散其錢物。分諸親友。異日後或得其報。耶穌聞而嘆曰。世俗之人。巧於

爲世俗之事。尤勝道德之人。巧於爲道德之事也。
後賢推論此意。以富室者。譬之天地。大主也。主
管司財。譬之富貴之家。財非其自有。乃爲主。而
守財者也。擁貲弗捨。厥職弗稱。無望於天國。是主
人將出之也。斯時也。若能夔慮而悔改焉。散其餘
貲。分之貧人。其得報也。有厚望矣。古經有云。水能
滅火。財能滅罪。然則施捨者。尤神糧之最切也。子
等其留意焉。

十七日爲 聖母升天瞻禮。先生詔衆于堂曰。凡人

有危險則呼救。聖母聖母之加恩人也。種種異蹟，雖行實中，猶未盡萬分之一也。姑就余所目擊者兩事爲子言之。西有一人，性質樸。生平無他念，惟口誦耶穌瑪利亞五字，雖行止坐卧，不替也。一日行涉一小溪，中流溪水暴漲，爲水所奪，危急間，仰呼聖母，不知身之忽然至岸也。敝會畢，今梁先生向入聖母會，奉聖母甚虔，一日適遠方敷教，天已暝，未反宿次，所乘馬忽失足，跌入深坑，無計可出，自分必死矣。畢先生仰呼聖母，馬忽

一躍而上。因得逶迤投宿。但跌時傷其右手。弗能動止。忽有老人自外入。提其手。俾之轉動。而手已如故矣。起謝之。老人忽不見。因共謝。聖母洪恩。無求不應。此二事。皆余所親知者。子等若奉聖母加虔。一遇危險。未有不遂所求也。

廿二日。艾先生燕坐。其香問曰。標奉教於諸先生。六

七位于茲矣。諸先生教規。劃然歸一。至若教法之

寬嚴緩急。則微有不同。斯隨其性之所近乎。抑教

之初。闢利用寬。其大行也。利用嚴乎。先生曰。然。昔

聖保瑤語其徒曰、凡初奉教之人、如始孩、然、飲以厚味、不能受也、只宜飲之以乳、夫厚味于人、非爲無補、然于始孩、則非宜也、教之緩急次第、亦復如是、且古經有云、因衣而降雪、斯言可深思也、其香曰、云何先生曰、大主之賜人、窘難也、必視其人之力量、其人之力量、能勝幾何、然後以幾何窘難試之、不則、未有不蹶者矣、今吾輩奉行 主教、亦當以主心爲心、可不隨其人之力量、而槩然混施之乎。

廿六日聖把多祿茂瞻禮。先生曰：天堂之門甚窄。非強勉努力者，鮮有克入。何也？凡人升上難，墮下易。蓋上之路甚高，又甚陡，非歷盡艱難險阻，未有能入者。非若地獄之門，一墮而卽是矣。聖把多祿茂其升天也，被王之惡弟活剥其皮，雖靈魂得升天國，其肉身之痛苦備極矣。今子等欲升天國，亦須剥去私欲之皮。庶幾升天有路。若夫不義之財，損人利己，顧我之飽，不恤人饑；顧我之煖，不恤人寒。究至五官百體，無一非藏私之藪。是皆多此私欲。

之皮也。可不剛毅果斷。必刮淨之爲慊乎。

三十日主日瞻禮。先生訓衆曰。人身之病有二。一爲肉身之聾瞽。一爲靈魂之聾瞽。夫聾瞽之在肉身者。易見。其在靈魂者。人莫之覺也。今有生而聾且瞽者。大主開其聾。啟其瞽。其感激當何如。若幸而不聾不瞽。其受恩有大焉者。乃不知感激。頌

主。奚可哉。矧夫靈魂之聾瞽。主啟其衷。而錫之

聰明。人乃不歸功頌主。傲然後爲己能也。其爲

聾瞽孰大於是。聖奧斯定有云。凡人欲見主。容

金日抄卷之八
者當以警欲聞。主訓者當以聾欲言。主之事。

者當以啞誠以人之聰明。悉上主所賜。若不虛

心抑志。自視爲聾瞽之人。未免爲真聾瞽者矣。昔

聖奧斯定。聰明智慧。超絕凡衆。然染于異端。于大

道未有省也。一日往彌郎名都。聚四方多聞之士。

往遊其地。表已所學。聲譽日著。有司教聖人益博

恤者。見而啟之。雖中心有動。然浮名尙切。未及矢

志精修也。比年三十有三。忽悟浮浪半生。茫無歸

宿。因矢志苦修。四十餘年。所著聖教諸書。悉切近

精微、然猶不自足。時質于高聞之士、歷老年不替云。夫聖奧斯定、于三十餘年之前、聰明智慧、非不超凡衆也。其實與聾瞽奚殊、藉非主啟其衷、則冥冥沒世矣。惟其不聾不瞽、復不肯以明聰自居、斯爲真明聰者矣。今子等未聞道之先、亦有自負才智、與之言聖教、而未遽信者乎、有言之未信、甚且加之疑謗者乎、卽今旣聞矣、旣信矣、幸脫聾瞽、而明聰矣、亦有明聰自居、遽生滿足、而猶然聾瞽者乎、視聖奧斯定、宜亦知所法已。

八月朔日陳廣文葵伯偕其弟叔衍至堂葵伯問曰

丹之奉教祈朝夕進修其如妄念之易雜何先生

曰固也然仰祈上主之靈寵自可無患譬之鳥

焉假以羽毛其飛必高矣蓋人所以多雜念者以

不知轉念頌主故也如凡所見聞悉有頌主

之念則雜者可純始也彊勉久自安適矣昔聖意

納爵遊苑囿偶聞一花香因仰天頌主曰造

物主之生物其悅人五官也如是夫一花之微乃

因香而頌主恩聖人之愛慕大主切矣學聖

人者，何不仰法焉。

且物之美好，不過分造物主無窮美好，萬分之一耳。于其萬分之一，尚可以悅人心目。一神想乎無窮之美好，其快心滿志，又何如耶。聖意納爵時，時念主，靡有停刻，一日冗次，偶輟片時，即自責曰：此片刻不念天主，如禽獸然。吾輩學道之人，盡如聖意納爵之用心，又何患雜念之擾乎。

昔有修士，每觸目，輒生攪亂，厥後切用神工，凡有所見，非復如前矣。如遇一美色，卽頌主曰：造物

主之生人其美好也如是。向時邪念毫不復萌也。夫均一所見耳。向之見如彼。今之見如此。芳穢殊途。判若天壤。斯亦修身之要法也。

徐問叔衍曰。比來向主亦頗有心否。對曰。承賜諸書。悉翻閱之。弗敢置也。先生曰。讀書固佳。但徒涉獵無益也。惟視爲性命之神藥。將一字一句。必熟玩而詳味之。譬如病者。簡視方書。逐方詳審。卽一味亦不敢苟。而况于性命之神藥乎。

廿六日。其香至堂。問曰。省察之功。其在言行者易見。

已。至若念慮之萌，初非着意而爲者，其爲罪與否，未易明也。無論他事，卽如對主持誦，至嚴肅矣。而妄念憧憧，其來也無端，罪乎非罪乎。先生曰：念非着意而成者，似未爲罪。然其來不能禁，此亦原罪之迹也。蓋人惟染原罪，則不勝薄弱，故雖當對主嚴肅之時，亦不禁妄念之竊發耳。

其香曰：然則奈何。先生曰：惟有所主，祐耳。夫人之善功，非蒙主祐，卽纖毫難自成也。卽如至短之經，有能誦之至竟，而無一念之雜者乎。夫一經

尚不能純念持誦。而况于大善行。大善功。而可傲然自多。曰。此我自爲之。而不關主祐者乎。昔聖葆瑑有云。人非上主祐。無一善可能。人若蒙主祐。卽無一善不可能。斯言可釋也。

其香曰。雜念之來。雖聖人亦有之乎。先生曰。雜念乘人。如蒼蠅之偶集。雖驅之復至。但不爲所累。斯可耳。未敢必其無也。昔聖方濟各亦嘗患此。時揭以語人。旁有對者曰。吾誦經時。何以獨無。聖人曰。而能之乎。試誦主經一遍。如果無他念之雜。當以

疋馬相剛，其人甫誦在天一句，遽謂聖人曰：願并鞍以相送。繇此觀之，雜念之萌，雖聖人不免。然非着意用工，自不覺耳。

少頃，其香復問曰：人傳塲屋中，往往有鬼神，如報復恩怨之類，至有現相相示者，于理然否？先生曰：有之。凡人之靈魂，有時出現人世者，亦上主所

許，以示靈魂不滅意耳。敝邦納波里名郡，乃人居鱗集之所，數十年前，忽然地坼，穴中突出一人，騎馬往來如飛。衆皆驚駭，閉戶莫敢視。次日自戶隙

窺之、其突出往來、猶故也。越數日、有一名士、欲窮
究其理、因告解祈祐、往穴旁、伺其將入、控轡而問
曰、我奉主命、問爾爲何人、因何出穴、驚駭人若

是、對曰、我乃某之靈魂也、生前爲妄証某人、致其
身名俱損、茲受主罰、未得安所、幸主容我出

現、白彼無辜、若彼寃得白、更求爲我通功、即可獲
安所矣。名士慨然許諾、因代彼人別白、且多爲通
功。自是入穴不復再出。此事在通衢、乃萬目所共
見者、敝友親爲余言、端不誣也。繇此觀之、人之靈

魂亦有時出現。人世如報恩雪怨之類。特非上主之命。則不可。若論天神鬼魔之現。又非人所能易測者也。

十三年庚辰。艾先生以五月至龍江。初三日爲瞻禮六日。先生詮救贖事理。俾奉教者常痛念之。以爲寡過之宗。次爲瞻禮七日。先生詮雪堂二字。以雪喻聖母之德。蓋龍江新立聖母堂。嘗以雪堂命名故也。次爲聖若翰誕日。先生詮聖若翰之德之功。俾後人倣而行之。名論娓娓。標筆拙。未能一

一述也。初六日，諸友畢會，先生謂衆曰：「比來論道，三日于茲矣，未知諸子曾憬然有得否？請各述所取益，卽一端亦可終身，不必求詳也。」

問士敏，士敏對曰：「承雪堂之訓，學徒記之，未能行也。又安敢對？先生曰：『記而不行，與不記同。』比如水之沃石，得濕而已，必也如土之能受，以水沃之，徐徐然入，自滋潤而浹洽矣。」

問魯可，魯可對曰：「聖若翰之修道也，不於塵世而於山中，爲薄世味故也。沫希聖未能，庶於世味或

有省乎。先生曰：良然。道情之與世味最相反也。而復相妨。道味淡。世味濃。道味超。世味隘。斷未有世味不薄。而可以期登天國者也。

問其香。其香對曰：

標

反躬多過。承師訓。有過者。地。

上之事。改過者。天上之事。改過不吝。願終身以之。

先生曰：人之在世。如行滑路。失足之愆。實所難免。改之。改之。以至於寡。卽與天神同歸矣。蓋享天上之福者。悉純善而無纖過。天堂之門甚窄。人有纖過。其能入乎。子勉之哉。

問允鑑、允鑑對曰、聖若翰之德、在山中苦修、而其功、所在闡明吾主降生之事、斯二者、是所當倣而行者、先生曰、此一也、非二也、夫人未有不自誨、而能誨人者、誨人不動繇、我自誨、不篤、蓋不能言其所未行故也、聖若翰惟其苦修、故能闡發、幸勿岐而視之、

問仲升、仲升對曰、欽崇二字最難、斌何敢及他、先

生曰、易耳、奚難哉、見以爲難者、皆繇不沃其根、故若時沃其根、則日見其易、又奚難之有哉、子平明

而興不立一功。不行一課。則一日之根不沃矣。再
晨而興。其不立功行課。猶乎昔也。則二日之根不
沃矣。根不沃。枝葉不發生。視以爲難。又奚怪焉。抑
人之欽崇。上主也。未有不繇愛德而發也。而愛

德之發。則全爲美好。所動子視世上諸物。何者爲
美好乎。其無窮美好。孰有如。上主者乎。知。主

爲無窮美好。則欽崇之念。定有不容自己者。其視
世間美好諸物。特分吾。主。無窮美好萬分之一。
耳。如舍無窮美好之。上主而不知愛。勢必移所

愛於他美好。甚有似美好。而非美好者。而亦愛之。甚有可賤可惡不美好者。而亦愛之。宜其愛。主之難也。辨之。明則愛。主之心。必篤。勉強而力行之。是在子矣。

問君及君及對曰。承師訓。物之白者莫如雪。而

聖母之德之白。則踰於雪。翰托聖母底下。十誠

之守。其固然矣。而邪淫一誠。尤爲至污。敢不五司之。是守。先生曰。做做。聖母守貞爲切。謹守五司。毋令竊發。凡在。聖母會者。俱宜行之。不獨吾子。

也。

問從趙從趙對曰隴聞道最遲、罪污莫洗、惟有望
吾主救贖之恩耳。先生曰、旨哉滌身垢者、以清
水滌神垢者、以聖血。夫人欲滌罪垢、非吾主救
贖莫大之恩、未有能潔者也。吾子勗之。

問其績、其績對曰、數日欲一到堂、輒有所阻、未得
承師訓也。先生曰、吾童之奉教也、不獨鄉曲親朋、
或生疑阻、卽一家之內、亦有然者。雖然、奉教而致
人稱譽、致人讚頌、其功亦淺耳。譬之浮海焉、順風

而行。舟師何力之有。惟遇颶風而凌浩淼。其能謹。檣帆。舵楫。而無恙者。則舟師之功也。今子遇阻而輒止。是徒知有人。而不知有至尊之。上主也。爲義而受窘難。獨不聞與。

亭午。其香復至堂。先生見其有倦色也。問其故。對曰。竊效著述。不覺勞勩。先生曰。固也。亦問其所著

者爲何書耳。著世俗之書。未免勞而罔功。若闡明天主之事理。則勞多而功多矣。昔賢論天堂之賞。其異數者有三等。一致命。一童貞。一著書以明聖。

教。夫致命童貞，亦吾人不易得之事。若著書以明聖教，凡有心有力者，皆可勉而能也。近晉絳段君襲者，曾以此義筆之論學跋中，試取而諦讀之，其有合乎。

其香曰：段君久耳大名，其功行亦有可紀否？先生曰：段君之昆季三，長名恣，次名辰，次名襲，皆則聖先生之高弟也。先生凡所著書，較刻之功，多出其手。然此其小者耳。段君嘗立一聖堂，比鄰不戒，偶燼于火。段君仰而嘆曰：是堂湫隘，吾主棄而去。

之矣。請更諸爽塏者。復捐金庀材。另創一所。比前加麗焉。夫人當締創之後。忽遭焚燬。卽有道力者。能自免於怨尤。斯已多矣。其不灰心而弛力者。幾人哉。段君不惟無怨尤。更加毅然之力。其不可及者。此已。

十一日爲宗徒伯多祿瞻禮。先生詔衆于堂曰。昔聖伯多祿其初漁人耳。一蒙吾主呼召。遂棄其漁

業。從

主四方布教。

詳見聖人行實

斯其矢志堅決。可做

而倣也。今子等聞道以來。間有始勤而終怠者。亦

繇初念之。不堅耳。有如淡而聲名。捐而財利。一如伯多祿之棄厥漁業也。寧有鮮終之慮哉。顧伯多祿之漁業。一破船耳。破網耳。後賢推論此義。有二譬焉。何謂破船肉軀者。是靈魂之在肉軀。猶主人之在船也。船雖堅絃。然日浮于巨浸浩淼之中。排蕩衝擊。其能久存者幾何。人生猶泛海也。所以排蕩衝擊我者。非一端矣。夫形久則必敝。人何苦戀此久而必敝之物。日營逐未有已也。何謂破網。世俗者是。夫世俗之束人也。甚於羅網。人入其中。鮮

有得脫者。且魔鬼多爲智計。伏藏其中。雖千目萬孔。不啻也。人而思脫。一一解之。則綦難。惟一舉而棄之。絕不受其籠罩。又何世網之患乎。

耶穌嘗謂伯多祿曰。人能棄而財帛妻子。而從我者。吾且以百倍償焉。伯多祿對曰。吾業棄萬有。而從主。吾主何償焉。或曰。夫伯多祿所棄。一破

船與網耳。曾何萬有。而乃爲大言若此。聖額我略嘗推論此意。以爲人之物有限。而人之願無窮。故

農所有者耒耜。而其願則斯倉斯廂也。士所有者

圖史。而其願則巍科膺任也。至于商者賈者。見前之藏鏹幾何。而其願不什百千萬不止也。夫伯多祿不難棄其所。而難棄其所願。今無論榮福之享。吾主業百倍償之。卽諸凡奉教之邦。莫不崇厥堂宇。其瞻拜望澤者。無間公卿士庶也。斯亦百倍償之一端。尤爲昭然可見者已。

十四日爲聖母幸聖意撒伯瞻禮。先生又謂衆曰。教中工夫。誦經看書。固爲有益。然未爲大益也。必也。其存想乎。顧存想有三端。一記其事。一釋其理。

一發其情。三百備而存想之功全矣。今日乃是

聖母往顧聖意撒伯日也。請先述其事。子繹其理而發其情可乎。聖意撒伯者。聖母之親也。當時

聖母方領報之時。天神又將聖意撒伯受孕之奇。

兼報

聖母

詳見本論

聖母因發熱心。速往顧之。出

行三日。方至其家。比聖若翰生。始返。子等親聞斯語。不啻親觀其事。亦有存想。可爲余告者否。

問魯可魯可對曰。

聖母貞德可嘉。故

天主選

之爲母。天神之報。以其貞也。先生曰。然。世之榮福。

孰有大于爲 天主母者乎、乃 聖母當領報之
時、尙未敢遽許、懼失其貞也。比天神以 天主全
能告、始致成命於 主。斯其堅貞一念、又非尋常
可擬者矣。

問其香、其香對曰、聖母諸德咸備、卽今日之事、

標 取四德焉。先生曰、云何、曰、領報而必生童貞、貞

也。聞意撒伯之孕、而熱心頓發、愛也。山行跋涉、艱

辛不避、勤也。且 天主之母、而爲人服役者三閱

月、謙也。是之 四德。先生曰、然之 四德者、法其一

焉。將終身行。盡。矧四德之咸備者乎。

問鳴見鳴見。曰。聞意撒伯之受孕也。七十有一矣。夫老婦下懷妊。人未有能遽信者。乃聖母聞報。卽信而無疑。然則勤也。愛也。其皆繇信而發者乎。先生曰。信爲諸德母。故向主三德。必以信爲先。均一天神之報也。雜加利亞以疑而結舌。詳見本論

聖母以信而欣。往德之等夷。從此判矣。

問君及君及對曰。方聖母見意撒伯時。若翰在

母腹中。卽知聖母在前。卽知聖母所懷者。爲

救世之主。在母腹中而慧識。若是宜其爲主前
驅而明。耶穌爲救世之主也。先生曰。若翰未孩。
其識認吾主。卽有慧識。若此人而不知天地之
大主也。曾嬰孩不如矣。

問從趙從趙對曰。

有忻勤之德。爲萬世母

儀。隴聞道也晚。

天主事。以補所未逮

乎。先生曰。勤

聞道晚而立功。先

矣。非若勤于唐

同功。考比也。子勉

之哉。

尚啓藻

焉必爲

聖母

之母也。人而善

必爲

聖母所憐。

改不善而歸。

元生日、譬之八子焉。

子而賢者、貽父子

賢、則羞辱乃之矣。二

者相倍履。吾子其

問繼學、繼學對曰、意撒伯之家、去 聖母甚遠。

聖母惟有熱心、故雖遠必到。夫天國猶家也、藉非

有熱心焉、其何能到。先生曰、高論種種、得其一焉、

皆可終身行之者也。雖然、猶有顧字之義焉。夫

聖母之見意撒伯也。顧之也。子等共事 聖母已

不啻親若兄弟矣。脫或過失不規。疾病不恤。懈惰者。未能諄諭而勸勉。意于顧之之義。或有未盡者乎。請以此補諸論所未及。尚力行之毋忽。

十六日向午。其香至。先生曰。頃晤施孝廉。其德器中和。藹然可陶也。香問曰。人之性格。其剛柔緩

急。各有不同

稟則然與。先生曰。人秉五行

以生。求其四

而無偏勝者。其最上已。餘則

者。其人必圓活而充滿水。

行胸者

敢土行勝者

波相應氣應

述性學篇非立說

竟也

遲火行勝者必剛毅而果

而端嚴而四行又與身之四

痰火應心土應肌其汗在拙

